

南風

著 林 格 士
譯 徵 劉

新中國書局發行

風 南

著 林、格·E
譯 徵 劉

·行發局書國中·新·

南風

著者 E. 格 林

譯者 劉 薇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滿洲總發行所)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瀋陽 長春 哈爾濱

濟南 濰坊 佳木斯

大連 安東 齊齊哈爾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四千册(大連)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時間向前奔馳，帶着它應盡的職責。雖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值得令人歡欣雀躍，但生活在這世界上到底也還不是一件怎樣不好的事。

昨晚又起了霧，不過今早來了一陣溫暖的南風就把它吹散了。立刻就可以看見山谷兩旁山坡上的雪地裏現出許多濕得發黑的新漂石和那條剛剛從深雪下面衝出來而從頭至尾整個穿過了這條長長山谷的河流有多麼寬。

這條河，從遠看，也是黑的，在雪的山谷裏灣灣曲曲地流過去，到每一個什麼地方便隱在遠遠的一個覆着松林的巖石山坡中。那松林，也顯得發黑而透濕。

我們的小山也變得陰暗而禿然，我每天早上從它那促坡下去上工或是很晚回家上山的時候都不覺得滑腳，在粗糙的巖石表面我的靴底也覺得安全了。

我的小紅房子聳立在這石山坡的頂上，一隻白色窗戶面向北，遠眺山坡，另一窗戶

面向東，俯視着伸往遠處的山谷和河流的地方。

人家說我挑選的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地方，說我應該把房子修在有陽坡的地方。其實說也無用，要把房子修在陽坡，窗戶對着南方，我當然願意，但是我的這個小山並沒有陽坡。

替代陽坡的，倒是我們菜地後面有一面直挺挺的大石壁。它比房子高，所以全遮着從南射來的陽光。樹根和發霉的草叢自石壁上面邊緣垂下來，這些樹根和草叢也是濕透的，花崗石壁全部風蝕的表面也是從上到下全濕着。

要是在這樣的地方修一所窗子向南的房子那一定是個傻瓜。假如你想瞭望瞭望，能從窗戶看見什麼呢？豈不只是濕透的石壁和一直到它腳下的四畦菜地嗎？

當然，我曉得孩子們是需要多量陽光的。可是爲什麼不能忍受一時呢？庫爾馬基先生也不可能再給我別的地方了呀。要是能有陽坡地的話他又何樂而不爲，就因爲他自己也沒有很多這樣的地呀。真的，當時他是這樣說的：

「我不能把祖上遺留給我的地拿來一塊一塊的弄出去的。」

我於是趕緊回答說：

「是，實在的，實在的。」

然而，我已經給他受了二十五年苦了。這也應該起一點作用。他也是想道的。所以說完以後他就沉思起來。

他沉思的時候，我就望着他臉上的皺紋，等着。可是從這深深刻在臉上像裂縫似的皺紋當中要想猜出一個人的思想是不容易的。我又想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一些什麼，但我連這眼睛都沒有看清楚，因為它們被兩個好像小活蓋子的沈重摺疊着的上眼瞼擋住了。這樣一張臉上實在是看不出什麼想法的，所以，我只好站着等着，看他要說什麼。一會兒以後，他肯定地說：

「你需要一個靠近的地方，以便能够按時上工。」

於是我回答：

「是的。……」

當我知道他並沒有要完全拒絕我，我的心因喜悅而跳躍了。我於是又鼓起勇氣說：「不過，假如你能格外開恩，讓我有一塊我曾經想要過的沼地或森林地的話，我就可以用一半的收穫來償清……」

可是，他躁急地打斷我的話：

「說這個現在還太早，還太早。」

於是，他走開了，還蹙着眉，從衣袋裏掏出煙盒，而我跟在後面。可是我沒有再說什麼，生怕終於使他發起脾氣來，不過，我覺得他一定也在心裏忖度着這件事。

果然猜得不錯，他這樣走了約摸有五分鐘的工夫，紙煙的香氣挑逗着我的鼻孔，他指着這座小山對我說：

「在那裏，這就够你安家立業了。離你做活的地方近，還有些地，可做菜園。」所以，從此以後，我成了這座連着高岩，山頂上有一株小白欏樹和一叢灌木的石头的主人。

有時，我在想，遠古的時候，從岩石上崩裂了一大塊下來，像我們的房子那樣大，滾到北坡山腳下。而現在在這石壁和大塊崩裂的岩石間的整個石頭地帶竟屬於我了。

這塊地，我是從庫爾馬基先生租來的，他是當作好地租給我的。可是我從不以此非難他。要知道他是不好惹的。

有時候，人們變得粗野、固執，而有所求。可是，能得到什麼呢？他們得到的是解僱。而我呢，因為給他幹得實在太久了，不好解僱。所以，對我，那不能算是拒絕要求。他不過只是說：「還太早」而已。這就是說，總有一天我會得到沼地或森林地的。我只要一點這樣的地，決不需要多的。好上帝啊，真的，只要一點這樣的沼地或森林

地，在一年之內我就可以種出小麥、裸麥、馬鈴薯和豆子。我很知道自己的膂力，不會被深根的大樹或泥沼地所嚇倒。我所夢想的的就是得到這樣一點點地，那時我便可以說：「這是我的地，我的莊稼。」

可是，我們得使庫爾馬基先生事事如意，不能對他過於吹求，他是不喜歡叫人家惹怒的。而我又已經給他幹了二十五年，辛勤了這許多年而被一旦解僱了的話，那將是很大的恥辱。所以我就沒有再說什麼，而只是設法使我的生活在這小山上儘可能勉強度過。幾千年前滾下來的這座巖石擋住了從我的小山迂迴而過到達漫長山谷的溪流。這小溪雖然繞着峭壁而過，但它是稍微流向高處一點，所以，在巖石的前面形成了一個深水潭，正好給我當做一個井。這裏的水總是潺潺而流，新鮮清澈如明鏡，它繞過巖石便成爲二個小瀑急流而下至山谷的中部。

我在面對着水潭和巖石的地方，用木板修起一間浴室，那四個角就建基在四塊漂石上。這是一間很小的浴室，也沒有什麼更衣室，同時盛不了兩個人以上。然而，這畢竟是我自己的浴室。

建造浴室的木板和釘子是我向庫爾馬基先生買來的，我還向他買了爐子和大鍋。他不要錢，他只把這些寫到我的賬上，將來用工作抵償，但他說那隻大鍋值錢不少。

這座房子，他也沒有向我要過一個錢。我就是簡簡單單的幹下去來掙這房子，就是這樣，每年有二十天的時間是爲買這房子而幹的。最初他想要我每年幹三十天。可是因爲這房子其實是很小的，裏面只有一間而已，所以從外面看起來也只像半座房子。因此，他才規定了每年幹二十天，以抵房價，直至我的終生。

我計算了一下，浴室的修建費用，十八個月就可以掙出來。至於每年二十天的房子却也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情。到了我的兒女們的時代就可以成爲他們自己的了。

我的妻子也是這想法，知道了我已接受這個條件的時候，她是多麼愉快啊。我們住在一間擁擠不堪的平常的工人宿舍也着實時間太久了，那裏除了一床，一桌，兩個板櫈是孩子們睡的地方而外，便再也沒有什麼了。我們沒有自己的廚房，也沒有浴室，而現在却都有了，無怪乎我的伊爾沙的玫瑰色的圓臉那樣高興呢。

只有維爾奧不同意這新房子，他說：

「哼！胃密的幾萬山民中又添了一家，住在石頭上面，去開自己的心……」

可是，你對一個向無土地要求二十五歲的傻小子能希望些什麼呢？他想像的是因爲他在柯勒·波揚巴乳酪廠學會了造奶油和乳酪的事，他便以爲懂得了生活上的一切智慧。然而，他還是太年輕，太傻氣，甚至不懂得少說幾句話，他的嘴是連兩分鐘也忍耐

不住的。

善於譏諷別人者也並不見得你那腦筋比別人聰明，要是他取笑一個比他沉着而寡言的人，他就不這樣想。他述說兩個年老的芬蘭人的笑話，顯然是要取笑我的。

其實，這個笑話沒有什麼可笑的，只有他在大笑着——而伊爾沙只是爲了客氣的緣故也附和着笑一笑，就是這樣。這，有什麼可笑的呢？兩個年老的芬蘭人往森林裏做活，在路上他們看見雪地裏有兔子的腳跡。一個人說：

「這裏有過一隻兔子。」

他們走進森林，直幹到正午。於是他們在一株伐倒的樹上坐下來，吃一點午餐，然後又工作直到黃昏，於是收拾回家。又經過兔子腳跡的地方時，另一個老頭子才回答說：

「是的，一隻兔子。……」

我看不出這笑話有什麼可笑的地方，我看是說的人言過其實了。爲什麼那第二個老年人要等到晚上回家的時候才回答而不早一點，比如說在正午當他們用午餐的時候呢。

假如他完全不講這種無趣味的事而對他的哥哥表現一點尊敬那就更好一點，從他的哥哥那裏學習一些道理，要比向他取笑有用得多。

如果他早注意我的忠告，也不會像那一回在跳舞會中所遭的整扭了。那個跳舞會本來是給紳士們受用的，人家是自己掏腰包租來的地方。可是，他竟也插腳進去，好像誰了了請帖請過他似的。而且，人家趕他出去的時候還和人家鬧起來了。假如他的哥哥當時在場的話，準不會讓他丟這份人。

所幸正好有一個警察把他即刻拖走了，不然將會弄得不可開交。因為維托利·庫爾馬基已把他的眼鏡取了下來。維托利·庫爾馬基一取下眼鏡來，便不是個好景象。他這樣做的時候最好是跳後退舞，人們都該還記着他和這些壯實小伙子如：阿爾維·梅利孜斯基、託諾·亞爾維甯、瓦蒲·薩羅、阿泰·伏利拉等鬥拳的結果。

而維爾奧也應該還記得，他不該到那不要他到的地方。然而，他竟去，並且連維托利說什麼話都不肯聽一聽。於是維托利終於直說了：

「請你出去，免得麻煩。」

他說這話的時候，他那瘦長的全身都緊張起來了，是預備動手的。每一個人也都知道他要是打起來的時候像一架機器，說要拳頭落在什麼地方就落在什麼地方。

可是，那傻瓜的維爾奧準是忘記了這個，他還、真是，幸而警察在場，即刻執行起自己的職務，要他出去。維爾奧雖然往外走，可是他沒有忘掉威登年輕的庫爾馬基一

句：

「我要你忘不了這個。」

庫爾馬基只是笑笑，對那小子的這種愚蠢舉動他還能報以別的什麼回答呢？他笑着，聳一聳肩膀，然後將眼鏡帶上。

可是，倔強的維爾奧決心要報復，所以等這些濶人們的子弟又一次在同一地點聚會的時候，他又到場了，恰巧這回是年輕的庫爾馬基先生因事到赫爾辛基去了。只有他的妹妹，頗長，黑髮的希爾達在場，她是在大學裏回家來渡假假期的。我沒有想到過維爾奧會和她打架的，不過，有人說這希爾達竟使他答應以後不再和她的哥哥鬧架。我可是不得而知了——這是他們的事情，誰管得着。總之，他是一個心浮氣躁的人物，你不能希望他會幹出什麼有理性的事情來。

在柯勒·波揚巴乳酪工廠裏，可以說，除了充當工頭的經理的兒子伊利斯之外，沒有什麼率真的人物了。而且，他知道應該怎樣生活，他便一直的去幹。他真是一隻好鬥的鬪雞，所以當被召參加狙擊兵團的時候，他便立刻報了名，因為在那裏面全是些鬪雞呢。他們全都準備，假如需要的話，去在戰鬪中肝腦塗地。他是什麼也不怕的，什麼也能！常常在任何人面前誇口說：

「我們要叫他們看看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媽的！我們說的是事業，讓我告訴你。芬蘭是註定了在歷史上起它偉大作用的，而我們就是執行這個任務的。我們首先去收拾俄羅斯，然後自有別的國家來幫助。波爾什維克必需打垮，他媽的，不然，他們要搶去全世界了。我們就是這種事業的首當其衝者，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強悍的人們啊，他媽的！而且，我們又是離彼塔里（即列甯格勒）最近的國家。我們要把彼塔里拿回來，那也是我們的城市，他媽的！還要把北部地方也拿回來，那也是我們的，我們芬蘭人住在那裏。俄國人不懂得北方的任何事情，他只是妨礙着我們，他媽的。芬蘭將要成爲一個大國，記着我的話吧，記着吧，他媽的！……」

他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他手裏常常緊握着他那把尖頭的刀子，像發光的鈕扣似的兩隻小而黑的眼晴可怕地閃爍着，有時還露出他那白色的牙齒，嘴唇上方擱着一撮小黑鬍子，剪得和希特勒的一模一樣。

不過，他對我總是微笑着，我也不知道這是爲什麼。每天早上，當波揚巴工廠的舊卡車開向庫爾馬基先生的乳牛場裝牛奶的時候，伊利斯總是站在車上，老遠地就向我揮動帽子打着招呼，還露着他的白牙齒。到了以後，他跳下車首先向我走來。

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地方使他這樣感興趣的，當向牛舍旁邊的大桶子裝牛奶時他總是

流連在我的左近。他拍着我的肩背，捏一捏我的胳膊，望着我的眼睛說：

「你就是我們傳統的肖密民族的後裔，我敢打賭！誰敢和我們比呢？你真是好運道，尹納里。看你那拳頭，他媽的！有你這樣的人，我們就不會怕什麼波爾什維克的。你是打仗的材料，不是耕地的材料，我敢說！怎麼不加入我們的隊伍呢，嗯？你現在是有錢人了，不是嗎？——自己有了房子，他媽的！你應該起來保衛自己的財產，防備那些赤色軍隊的搶劫呀。記住我的話吧，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值得保衛的——我還只是在我父親的工廠裏當個普通工人——可是，只要這戰爭開始，我將是第一個到前線作戰的呢。因為這是應該的。爲國家出力吧，知道嗎？何況，這裏你還有自己的房子，他媽的！」

每一次他都這樣說，我常常想提醒他說那房子還不是我的呢。可是，這樣說對他能有什麼意思呢？他這樣的熱心，不必去打斷他吧。

我總是靜靜地聽着，同時走近牛奶桶邊，幫着快點把它們弄到車上。桶子一裝好，卡車司機就來催促他了，於是，他也沒有什麼事可做了，便跟在桶子後面爬上了車。

可是，當我走近桶邊的時候，他的話就越說越多了，不時拍着我的背。他說着幾乎要喊叫起來——就是這樣的說話法：

「你和我將要叫人們知道我們到底是什麼材料，尹納里，是不是？我們還要叫人們

知道我們到底能幹些什麼，他媽的！你只要等着。越快越好！這是我時刻夢想着的。你看吧，這些俄國佬！我要用這兩隻手把他們像捏小雞似的，一個個捏死，他媽的！」於是，他伸着雙手，捏緊拳頭。這手、這拳頭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因為他實在不過是一個極平庸的人物——僅僅比中等身材高一點，又不特別結實，雖然他在基維瑪的運動俱樂部和一些鬪拳家們很要好。

可是，他憤怒的喊叫，可怕的缺眼和齒牙裂嘴的樣子連克爾托和伊爾沙都口呆目瞪地站在牛舍外的乳桶邊看得出神。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曾經注意到了，這樣的時候，他總是走到她們面前，拳頭揮舞得更兇，那喊聲變成了沙啞：

「現在該治一治這些傢伙們了，他媽的！假如我們還要活命的話！他們已經把我們從南面、東面包圍得死死的了。他們正在扼死我們，大家不覺得嗎，嗎？」

我回答說我覺得的。誰不覺得呢？哼，連小學生也是說世界上一切的不好都是來自俄國佬呀。

他於是接着說：

「這些事，你看吧，連小孩子都知道，所以我說——够了！該是停止這種狀態的時候了，他媽的！我們和他們是不共戴天的。這世界上沒有你我併存的餘地，或是肖密

民族，或是蘇維埃聯邦，他媽的！」

他就在這種狂奮中喊叫着直至我們預備搬牛乳桶，女人們則敬畏的望着他，他於是對她們一笑，做個眼色，把她們的恐懼驅散，表現出讓她們明白他對敵人雖是一個恐怖者，但朋友是沒有理由怕他的。他對朋友還是可親的，有信義的。

我幫着他把牛乳桶搬上卡車，他終於也隨後爬了上去，和我握手告別，望着我似乎在說：「不要緊，尹納里，不要愁，你和我將要叫他們知道一下究竟的。」

此後，我們的一個女工也隨着坐上車，因為牛奶發到他父親的乳酪工廠總得打發一個人去料理，把裝着去酪牛乳的桶子帶回來。

我常常希望這個去的人不是伊爾沙。這也並不是因為她多瞧了幾眼伊利斯·波揚巴的那一撮小黑鬍子和白色牙齒並隨着他的說笑，只是……好吧，我甯願是瘦削而脾氣不好的克爾托·拉特甯上了卡車，伊爾沙回到牛舍。

我並不是怕什麼，上帝有眼，雖然我深知伊爾沙曾經想要嫁給他遂致不能即刻決定在我和他之間到底選擇誰。也許她有時候就感覺到選了我是遺憾的吧，我不能確說，我聽見過她稱讚伊利斯曾不只一次，可是我沒有為此惱恨過她，我也不怕什麼的。我知道她一經選擇了，她就那樣做，事情就是這樣。至於伊利斯是否有意娶她——這是另一個

問題，並且我想你若去問問她這件事，她自己怕也很茫然，可是，我從來也沒想過去問她這類問題。

車子一開動，伊利斯又向我揮手告別並笑着將他的牙齒露出來，而我，也點頭，儘量做出懇勤的樣子，尤其是他旁邊坐的是克爾托而非伊爾沙的時候。

他畢竟是一個心直口快的好人，而他那種仇視俄國人且不怕與之周旋倒也不是怎麼樣不好的事，我們的國家需要他這樣的人。如果不是這種一旦有事就肯犧牲頭顱的勇猛人物的話，又有誰去保衛這國家呢。而從俄國人那裏，怕是什麼都可能發生的。在我們的報紙上，我們是聽够了，讀够了關於他們的事情，知道他們是些什麼樣的鳥兒了。

我朝着離去的卡車點頭，然後對伊爾沙說：

「回家吃午飯吧。」

她回答說：

「等一下，給牛喂點草再去。」

我幫着她給乳牛和小牛上了草料，於是回家去吃午飯。我們繞過擋着我們從庫爾馬基先生的農舍直接眺望自己房子的舖滿漂石的山崗。繞過以後，就看見那條繞這山崗轉了一個大圓周的溪流，流過我們的小山和這一小山間漫長的山谷。然後，我們在比峭壁